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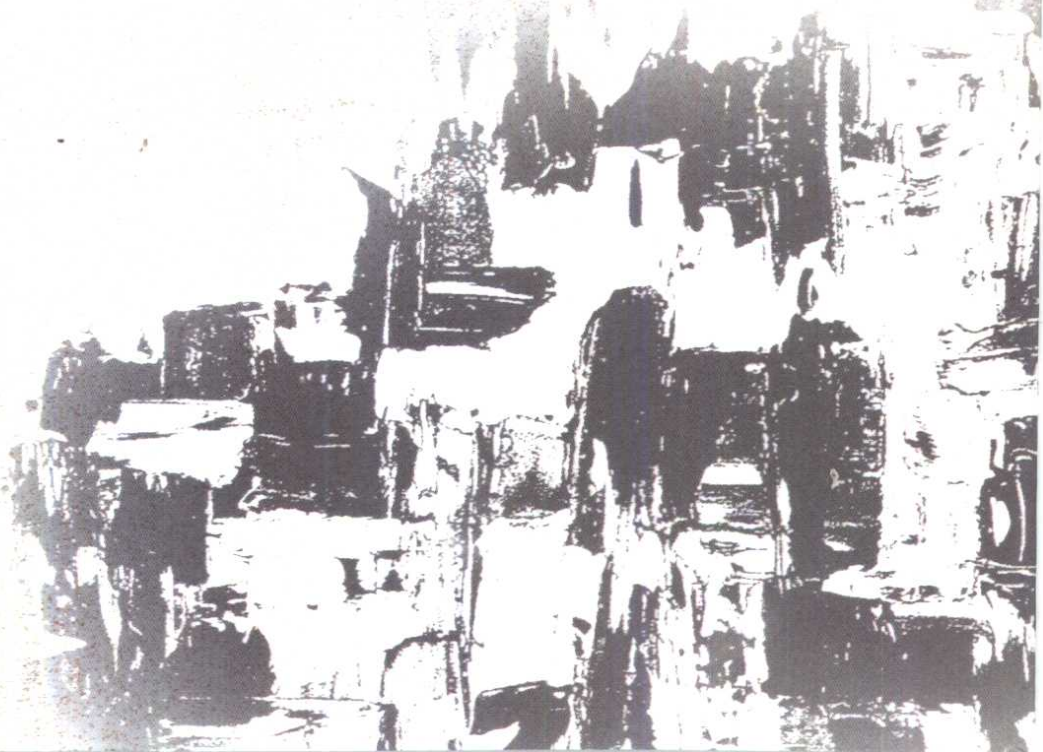
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

京夫
著

八里情仇

(上)

广州出版社



(上)

八里情仇

京夫

著

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

(下)

八里情仇

京夫

著

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里情仇(上、下册)/京夫著.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1. 9

(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

ISBN 7-80655-282-0

I. 八… II. 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885 号

· 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 ·

八里情仇(上、下册)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21)

广东韶关粤北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五里亭 邮政编码:512000)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62 万 印张:27.25

印数:1-10000 册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出 品 人:黎小江

责任校对:蚁燕娟

责任编辑:杨 斌 何发斌

封面设计:流 野

特邀编辑:朱 鸿

发行专线:020-83793214

020-83760165

ISBN 7-80655-282-0/I·38

定价:43.00 元(上、下册)

自序

我的一位同事从陕北出差回来，带回我九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八里情仇》，代读者要我签名。书重新做了包衣，但已变黑多处磨损。内页有几十处修补过。同事说，该读者买的新书转了不知多少人的手，三年后才回到他手里，他读了三遍了。面对这套书，我签字时笔颤抖了。我多想用一套新书换下这套，留作纪念，让它鞭策我继续前行。可是我手头没有多余的书，偌大的西安也买不到，九年了啊！

有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我们陌路相逢。他认识我，我却想不起他是谁了。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问我，这会儿想起来了吧！我十分尴尬，还是脸红地摇了摇头。他给我一拳，说，连自己作品中的情节都记不得，还能记得老朋友。我这才记起那是《八里情仇》里的情节，当时写这部分时，我还为它激动不已呢！搞创作的人，都有点犯傻。一部书写完了，便向那工程告别了，老想着新的工程，老想着如何改变自己，进入新的境界，这岂能不忘记。然而朋友未忘记，读者未忘记，他们现在依然能绘声绘色地讲那些老故事，惟妙惟肖地复述读过《八里情仇》的人物与情节，这对作者来说，已经是够满足了，是读者延续了作者

乃至作品的记忆，作者即使那部分记忆丧失了，也心安理得，并不遗憾。我那位朋友揶揄我说，出了书念旧送老朋友，我自己花钱买的书，自然读得认真，赚本钱啊！

这么多年来，不少读者来函求购此书。我很后悔，刚出版那阵未多买一些，以满足读者的渴望，只能寄望于该书的再版了。我十分感谢广州出版社将此书选入《中国西部作家精品文库》，也十分感谢为其重新做嫁衣裳的编辑。是你们的热诚与劳动，既了却了我的心愿，让我再次回眸走过的文学之路，增添我前行的自信与力量，也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代我慰藉了他们的殷殷之心情。

文学作品既是作者的人生宣言、真善美的布道，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心灵与心语交流。一本书能交流得长久，那是作者的幸事，也是对劳动的安慰。作者的可悲是读者的拒绝与排斥，作者的孤独是与读者的沟通的障碍与中断。读者是衣食父母，瞒骗虚假、卖弄粗糙都会伤害读者，没有了衣食父母，作者也就成了孤悲的弃儿。

《八里情仇》原名为《小巴黎故事》，初衷是为回报反哺生养我的陕南一方土地。得益于她的宠爱，使我更加精神家园的温馨，而属于地域的她，又博得广阔天地的认同，这更让我受宠若惊，大喜过望。我感谢把毛丫头打扮出脱得能嫁出去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第一位作嫁衣裳的李金玉女士，也感谢台湾汉湘文化公司让此书成为繁体字，流向至广阔的世界，展示她的有点腼腆但仍不失摇曳的姿容，感谢众多书评家批评家新闻媒体为她投注热烈的目光，感谢尊敬的读者朋友阅读的耐心和长久的不弃，更感谢对于过了年华的

少妇，尚为其淡抹整容，让其再展风韵的广州出版社及编辑朋友！

十分感谢！

作 者

2001年5月4日

引 子

汉江边有一古镇，距老县城八里，是以名，曰：八里镇。上古时仅一驿站，尔后才成为八里店、八里铺、八里街、八里镇，还得到一个“小巴黎”的美名儿。

那是抗日战争后期。八里是前后方要道，水旱码头。新辟的一条公路，新修了汉江码头。公路上整日有开前去的兵车，开回来的伤兵和难民；水路上有下行的山货土产，上运的油盐布匹百货。镇东的教堂一下子有了三位洋神父和十一名中国修女，钟声更加悠远而肃穆。小学校成了伤兵医院，整日里街上尽是南腔北调摇摇晃晃的伤兵。紫柏山佛事更盛，山阴道上，香客如织，山上香火空前旺盛。烟馆、妓院、赌场堂而皇之挂出招牌；石板街上钱庄、绸缎铺、京货店、山货栈、旅馆饭庄酒楼舞厅挨挨挤挤；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也应运而生。一个叫做雅赛花的京剧社，竟有了八名坤角，号称八枝花儿，在龙王庙前的戏台上唱得火红水绿。一帮流亡的三流画家，也聚集在码头边，为行人作画。官家的轿子，兵家的高头大马，一起从青石街上招摇过市。小小八里，夜晚竟也灯火辉煌，映得汉江如星空一样灿烂。八里一下子比县城还风光十倍，每日间哄哄闹闹，乌烟瘴气，千奇百怪，既繁华又凶险，既招财进宝，又祸水四溢，见一个日头，放倒的猪羊与放倒的人命成了正比例。

此间，一位挂了花的团长住进了八里伤兵医院。伤愈出院，竟不思杀敌报国，却混迹于八里街头，出入烟馆妓院、赌场剧社，卧柳眠花，吃香喝辣。这位文雅风流的军人，年轻时曾到过法国巴黎，醉时，便把眼前的汉江当做曾经泛舟的赛纳河，把青石街道当做了当年徜徉过的香榭丽舍大街，教堂也便成了巴黎圣母院，妓院烟馆也便成了那个世界大都会的红灯区。他曾赋得一首诗曰：

错把八里拟巴黎，
浓妆淡抹总相宜。
三月烽火梦境外，
醉卧烟柳不思归。

诗虽有点狗屁不通，但既是留过洋的团长大人口出，也便字字珠玑、一字千金了。县长大人素来附庸风雅，称团长大人大作乃是千古之绝唱，万世第一诗。他说地以人名，敝县黎民百业将由此诗而得福音，小县也为有大作而远近闻名。便让能工巧匠照团长手迹，摩刻于青石之上，镶于新建的汉江码头一百零八台之上的依斗门壁，以作万世之留芳。

八里，便有了“小巴黎”的美称。

遗憾的是那位儒将却因与人为剧社首席坤角争风吃醋，和那位坤角儿一起挨了对手的黑枪，做了风流鬼魂。倒是那诗壁，却能经得江风，字迹虽模糊了，仍可辨认。

小巴黎的那段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我现在讲的是小巴黎的新故事。

目

录

引子 1

上部 3

下部 469

五

上 部

荷花坐在院坝边的苦楝树下纳鞋底。黑狐卧在她旁边看着她纳，似在欣赏她的手艺，看着看着闭上了眼睛，打起盹来。娘在草屋床上咳嗽，紧一阵慢一阵，咳嗽得她好心慌。

院坝在一处高涧上。涧下是一条小路，盘盘结结上到沟顶的一户人家。那里也是独庄院坝，透过树林可以看见灰蓝色的屋脊。那里住着西沟河大队的当家人。早晨荷花顺着盘盘结结的小路下到涧底泉里挑水，见支书穿着新衣服下沟去公社开会，她便没有去治水工地上工，借口要给娘抓药，用一个下午坐在院坝上等支书回来。支书开完会，会从公社带回队上的报纸和信件。林生总该有信来了。她已经这样等过支书两次了，每次都白等了。是林生没收到她的信？还是出了什么事？林生家那边搞二期社教，当着大队支书的林生爹会不会有事儿？就是他爹有事儿，林生也该来信啊。这个林生！

芦花大公鸡引着一群白母鸡从房后的林子里钻出来，在院坝上散兵一般漫开。大红冠子的芦花公鸡在枸木树根下啄到一条蚯蚓，放在地上哽哽着招引母鸡。一只来杭母鸡跑过去啄了那环状的蚯蚓一下，像吃面条一样吃下去了。公鸡立即冲上去，将它扒下了。

黑狐大约讨厌这种旁若无人的做爱，懒洋洋站起来，抖擞了下身子，向那不雅的一对冲过去。院坝上好一阵躁动，鸡们

又撤到屋后的林子里去。

“黑狐！”荷花断喝一声。黑狗又在她旁边卧下了。狗肚里怀了崽，变得懒散而温柔。那是一只野黄狗的种。听说那黄狗后来被公社的武装专干枪毙了，狗肉吃了一个礼拜。她曾深深为黑狐失去了朋友而难过。

荷花停顿了一会儿的劳作又继续了。鞋底是给林生纳的。几年来，她已为他纳了半箱鞋底。在陪伴娘的松明灯下，在治山治水工地劳动的间隙，在会场上，她不停地纳着，已经没数过是几十双了，大约够林生一辈子穿的，可她仍在纳。她用那密密的针花表示着对林生的爱。那一双双结实的千层鞋底，是坚贞、执著的爱情的象征。她也是用这单调重复的动作来排遣这深山的寂寞和百无聊赖。到那一天出嫁时，她的陪嫁便是这一双双鞋底儿。她觉得自己便是这鞋底儿，她要用这一双双千层底把林生托起来，把神圣的爱托起来，托到一层层彩云之上。

十八岁，是女子最美好的年华。十八岁，是青春躁动的年龄。一个寂寞中的女子，青春躁动来得更早，更强烈。荷花上过两年初中，她的青春躁动来自生理的需要，又受到理智的制约。她有属于她的美好追求，然而现实似乎总与她作对，总与她过不去。三年前，她的家还算是个幸福的家。爹是乡邮员，月月有几十元工资拿回来；娘很会过日子，也能做活儿，身子壮得赛过一个10分劳力的男社员，在队上拿9分工。娘把他们姐弟三个拉扯得冬有棉，夏有单，而且还供她到八里镇上住校上初中。在学校，她也以好成绩、好身段、好嗓子博得了同龄女同学的羡慕。就是在那全民饥谨的年月里，她尚有粮面上灶搭伙，能住在邮电所爹的单人宿舍里不受风寒之苦。可这一切，却因爹被关押而结束了。她辍学了，娘气病了，这个家从

此残破不堪，几乎不能维系。唉！

草房屋里又是一阵厉害的咳嗽，咳嗽之后，是有气无力的呻吟，之后又是咳，咳嗽声戛然而止。是娘噎住了？荷花忙挽了鞋底，跑回屋子里。

娘头耷拉在床沿上，脸已憋青了。她忙扶起娘，给娘捶背。娘终于咳出了痰，无力地靠着她，闭上眼睛喘息着。她抚顺娘的乱发，透过娘头顶，她看见了对面床头墙上玻璃镜框里爹的照片。那是爹当先进乡邮员时戴着红花抱着奖状的照片。她曾要娘把那照片取下来撕了，娘不肯。爹成了罪犯，那红花奖状都成为讽刺。娘为什么要在心灵上供奉他呢？供着一尊不爱她的男神，唉，人生啊！

黑狐汪汪地叫了。有人从门前路过，是不是支书开完会回来了？在这个孤零零的院落，她是不放过去看任何从门前过往的行人的。不上工，仿佛与世隔绝，站在门口看过往行人，成了惟一与外界交流的方式。文化和精神寂寞是世间最难耐的寂寞，能看见有人走过，便时时记住自己生活在世界上，还是一个人。她每次总是把小路上的人一直目送到在视线里消失。不光她，娘也是这样。两个弟弟比她还厉害，有时跑到路上去看人，尾随着人后面送出去老远，或是看得忘了一切，正洗着的菜也让流水冲走了。

是支书回来了。支书刮过了胡子，青青的腮帮子，一脸严肃。

“这狗怀上了？”支书看着黑狐问。

她答了，并且说了准确的月份。

“有伢狗娃给我留一只，不要母狗。”支书说，带有指令的口气，“最近狐子又多起来，拉走我家三只鸡。”

她眼巴巴地只盯着支书夹在腋窝里的报纸，她希望那报纸

里有信。但支书没有给她信的意思。

“把报纸借我看看，大伯！”她说。

“这女子，还爱看报，这很好哩，青年人就要学习嘛！”支书从腋窝里抽出报纸，给了她一张小报。那是县报，她熟悉那黑色的纸质。“好好看看，上面有个英雄人物哩，就出在咱们八里镇上，上级号召党团员和社员群众向英雄学习哩！”支书说完，便往家走了。

县报的头版通栏标题是：《烈火见精神，身残志不屈》，副标题为：《记八里公社镇西大队社员王兴启战胜烈火勇保集体财产的英雄事迹》。文章记叙了在镇西大队保管室一场汽油泄漏造成的火灾中，看守保管室两万斤贮备粮的社员王兴启，冒着油桶随时会爆炸的危险，在熊熊烈火中，把五桶汽油推出了保管室，保住了集体财产，自己却被烈火烧伤致残的事迹。就是这样一位被截掉了一条腿的伤残人，在医院里，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谱写了一曲身残志不残的无产阶级英雄赞歌。报纸上，还有县委、县团委、县贫协、县妇联关于开展向王兴启学习的通知，通知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广大妇女以王兴启为榜样，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作为一个共青团员，荷花被英雄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如果她还在学校，一定会和班上的团员们去英雄家里慰问英雄，为英雄做好事，会写出一篇赞扬英雄精神的作文或日记。雷锋，还有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多少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都让她激动得热血沸腾，都成为她学习的榜样和做人的楷模，她的日记里，多少次写过他们的名字：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王杰。而眼下这位英雄就在自己一个区上，在四十里外的镇上，啥时一定去看看。如果能同林生结伴同去，让英雄给他们签

名，给他们祝福，记下英雄的豪言壮语，那该多好啊！

想到此，荷花眼前又一次出现了林生。林生为什么不回信呢？林生那性格，会不会在清查他爹时，沉不住气，会不会弄出什么乱子？她多想见到他啊，再给他写封信吧！

太阳在西边的山巅落下去，屋后梁上的阳光也消失了。山野里吹动着习习的凉风。鸡们上了笼子，苦楝树上鹊巢里两只出外觅食的喜鹊双双飞回枝头，喳喳叫了一阵落窝了，屋后林子里知更鸟开始了单调的鸣叫。荷花收了报纸和鞋底，抱了把柴禾回灶屋烧饭。两个弟弟回来了。她安顿他们吃饭之后便去服侍娘吃饭。好容易把一天的家务料理完了，等一家人睡下来，她这才点起松明子，卸下一页柜盖当书桌，放在膝盖上，就着松明灯浓浓的烟油子，给林生写信。

二

八里乡镇西大队办公室，坐落在中心村的村头上。晚来潮润的空气里，弥漫着石炭和糯稻的混合味儿。

左青农正在讲话，突然停顿下来，一歪身子，“啪”一声，把手从桌下黑暗里拿到桌上的煤油灯下。女人一样柔软光滑的手心里是一摊鲜血。他看着那血，人们也看着他的圆团脸，脸上也如他一样表情古怪、滑稽。

“妈的疤子，今年蚊子真多！”他说。把血揩在桌沿上，又唾了点唾沫在手心里清洗那血，做得很认真。另一只手又慌忙伸到桌下去搔痒，他明显地觉出搔出了一个大包。不过他的右手在空中划拉了一下，手心里捕获了一只蚊子。他小心地移近灯罩口，将那只大号的花脚蚊子放进灯罩里。